

烟西阳关

梁崇真 著



上海三联书店

I 247.5
14

烟雨关

梁崇真 著

中国文联出版社

(京)新登字 172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烟雨阳关/梁崇真著. —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

1995.4 重印

ISBN 7-5059-2181-9

I. 烟…

II. 梁…

III.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5)第 05710 号

烟 雨 阳 关

梁崇真 著

*

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北京燕山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经销

*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8.125 印张 3 插页 171 千字

1995 年 1 月第 1 版 1995 年 5 月北京第 2 次印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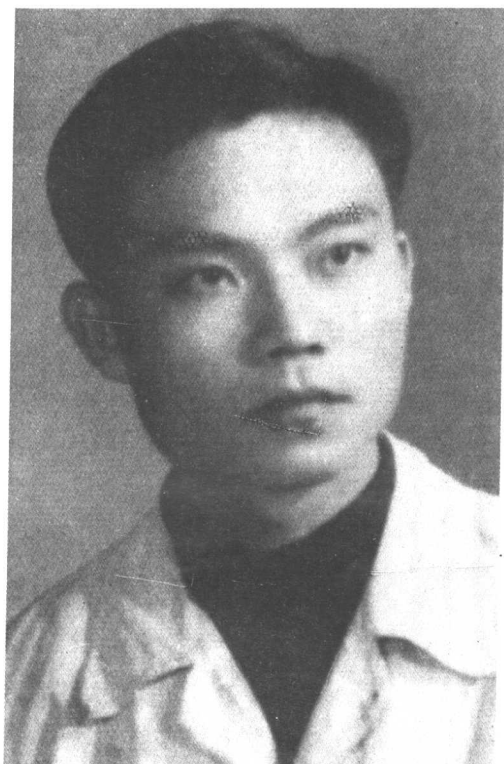
印数:5001—12300 册

*

ISBN 7-5059-2181-9

I · 1552

定价: 9.30 元



风华正茂

作者二十四龄摄于湖北武汉

权 充 引 子

好些年了，我总在想要写点东西。遗憾的是力不从心，“笔落惊风雨，诗成泣鬼神”之对于我，是可望而不可即的海市蜃楼，无可奈何，只得把“想写”埋在心底，就像那地层的沉积，随着岁月的逝去，越埋越深了。

但是，心中有话要说的渴望，常常使深埋的“想写”不时地躁动，使我不得安宁，我终于写了，也写出来了。可当我每一次回过头去阅读已经写出来的文字的时候，又有很深的不成文章的自责和愧疚。

这里写的，粗看起来似乎都有依托，但细细的盘究起来又查无实据，虽然不见得都是虚无幻妄，却又绝非纪实文字。且不管怎样说吧，无论如何，这翻作纸上声的，是耻荷戟于彷徨者的挣扎，是一朵开在我心中的血的心花！我将之奉赠与昨天，我把来奉献在前驱者的灵前！这也是“为了忘却的纪念”！

出不入兮往不返
平原忽兮路超远

——屈原

一九四六年的春天，断丝般的春雨，飘忽而且迷朦。

在国民党统治区的广东省江城县县城老南门外的乡间大道上，一乘黑色的二人抬轿子，于傍晚时分，在春雨的泥泞中向着城里艰难地移动着。

当这乘黑色的轿子转过一个弯道来到一片小树林跟前的时候，几个穿黑制服的警察拦住了去路，让轿子停下。

轿中人从轿里递出一张名片，为首的那个警察接了过去，只见名片上印着：

两江中学训导处主任 郑达人

校址：江城南郊 寄寓：江城南关

为首那个警察把这张名片装进自己的上衣口袋，然后对轿中的郑达人说道：

“你被捕了。”

穿着西服，身材高瘦，年纪约有三十二、三岁的郑达人

被警察们从轿子里拖了出来，捆个结实然后塞回轿座上，放下轿帘还令那两个轿夫抬着，直奔城里的县警察局而去。

中国共产党两江中心县委书记罗途明在夜里十一点钟，接到郑达人于当天下午四点钟左右在南门外被捕的汇报，他立即采取了措施，首先命令郑达人的单线联系人杨李夫妇和两江中学读书会中的积极分子马上转移，接着下达了在城内各处的工作点更换新址，转入第二套工作方式的命令。

县委机要交通员张梅跟婆婆和杨青山、李嘉禾夫妇都住在北门街七十四号，当她接到向杨李夫妇传达立即转移并负责将杨李二人送上停在河西岸点着两盏油灯的小船的任务以后，即穿街过巷一路赶来，在她转入南恩路的时候，就已经看见一队队穿黑制服的警察，全副武装向北门街方向跑步前进了，她以最快的速度到达北门街的南口，一看形势非同寻常，整条街都已经被警察封锁了，还能进得去吗？这时，警察们发现了她，喝问道：

“是谁？站住！”

“是我，摆香烟水果摊的。”

“是你呀！”

警察们大多数都认识张梅，因为她婆媳二人在南恩路上摆的香烟摊，就在警察局大门的斜对面，警察们常来赊帐她们也不计较，当她看到有认识的了，就装作大着胆子问道：

“老总，今晚上怎么了？”

“戒严，捉人！”

“唉哟，那我怎么回家呀？”

“你家住哪里？”

“在街的北头。”

几个警察拢到一起商量了一下，打头那个大概是个班长，他走过来对张梅说道：

“你回家吧，许进不许出，明天就不要做生意了。”

“好的。”

张梅在岗哨林立的警戒线下向前走去，在七十四号的院墙大门外，四个把门的警察不许她进院，她不得不大声叫醒婆婆起来接她进去。她进了门还顾不得跟婆婆说话，反手插上门闩就回身伏在门缝里向外张望。在昏暗的街灯下，她看见满街都是杀气腾腾的警察，她还看见了在街那边七十五号的房顶上架着一挺轻机枪。

杨李夫妇听了张梅传达县委要他们紧急转移的通知和张梅她自己一路所见的情况汇报以后，李嘉禾当即从枕头下抽出手枪，边压子弹边对杨青山说道：

“赶快叫醒孩子，我们马上走。”

李嘉禾抱着只有四个月的小女孩，杨青山领着六岁的儿子，跟着张梅穿堂过室来到一进大门外的台阶上。李嘉禾把抱着的孩子交给张梅，自己独自一人轻轻地来到院墙的大门后。这时，院墙外的大街上又增加了一批警察步哨，从大门外突围已决不可能，李嘉禾从院墙大门后退回来，轻声说道：

“赶快到后院去。”

围着院墙的后院，本是七十四号的后花园，如今已经破败了，几株稀稀落落的杨桃和龙眼树伴着遍地蔓生的杂草，在一株龙眼树下，李嘉禾让他们都站住，她只身来到后院的小门后面，也是从门缝处向外观察，她发现不仅仅后院的小门外，而且是后院附近一带都已经被警察封锁了，她回来向杨

青山通报了所见的情况，杨青山想了一下说道：

“我们回屋子里去。”

两个孩子又都安安静静的在床上睡着了，而张梅则持枪靠墙站在门后迫视着杨李说道：

“情况紧急，该怎么办你们要快拿主意呵。”

“突围？……”李嘉禾以探询的口气问杨青山。

“对！”张梅把话接过来继续说道：“孩子交给我的婆婆，我掩护你们二人分头冲出去。”

经过认真考虑，杨青山走到桌子前坐下来写信，他把写好的两页信笺交给李嘉禾，这两封信使李嘉禾很感意外，杨青山竟然作出了坐等敌人到来的决定！他在信中向中心县委汇报了他处理目前情况的想法和这种想法的依据以及对形势发展的几种估计，还谈了从最坏处考虑的思想准备。另一封信是请县委代发给潘州老家，让他们来接孩子的。李嘉禾抬起头来想要说点什么，而他却很严肃的不容讨论地挥了一下手，在这种情况下，她只好把这两封信交给张梅，对她说道：

“你拿去背熟。”

杨青山把怀表、钱包和手枪掏出来放在桌子上，李嘉禾也把耳环、项链、戒指、钱包和手枪等放到桌子上，她又去找来一张小床单把东西包好并用绳子捆扎好，忙过了这一阵子，气氛趋于平静了，李嘉禾问张梅道：

“你都背熟了吗？”

“都记住了。”

张梅把信还给李嘉禾，她接过来把这两封信卷成一个纸筒，在灯火上点着给烧了。杨青山指着地上一个小皮箱和李嘉禾用床单包起的布包对张梅说：

“你们家这个点看来还没有暴露，这两件东西你拿回去交给给你婆母，她知道该怎么处理。信则由你口头汇报，里面有些金器和钱，是我们二人的党费，你现在就走吧。不管我们这里发生什么情况，都不允许你有任何表示，听清楚了吗？这是命令！”

张梅抽泣着连连点头，李嘉禾提起小布包和小皮箱对她说：

“小梅，走吧，我送送你。”

陈峻下达完警察中队的行动命令，看着他们分头出发以后，就带着五名骑自行车的警察来到县长的家，向县长汇报案情并请示下一步行动。

这位县长姓肖，是个有上校军衔的现役军人。这五十多岁的肖老头，平时对陈峻非常疏远，疏远的原因不是因为肖老头常常弄点贩运鸦片之类的违法勾当又常常被陈峻察觉和拦截，有短在陈峻手中。如果仅仅是因为这一点，肖老头就决不会放在心上。重要的是陈峻是由青年军的军官训练班直接传来的骨干，有非同寻常的背景。凭着多年的官场经验，肖老头他虽然烦透了陈峻又不得不与之作表面上的应酬。今夜里陈峻半夜来访，他以为又不知道哪路生意叫他截住了，心中非常气恼又不得不见，只得慢吞吞的穿戴好来到会客室。

“什么事，半夜三更的。”

“肖县长，这里有一宗案子，你是不是先看一下卷宗？”

“拿来吧。”

肖某从陈峻手中接过卷宗，那慢不经心的样子把陈峻气得在心里直骂：“大事都要误在你的手里！”肖某翻开卷宗看

到对郑达人审讯记录的头几行，就立刻来了精神，一种本能的兴奋，使他的两只眼睛闪着血光。他是闽西人，本是一个乡间望族的大户子弟，民国十五年福建老家的佃户闹红把他闹得家破人亡，不得不抛妻别子只身西逃，最后流浪到了广州，走投无路，为了果腹不得不在街边摆摊卖文，因言语不通，又几乎无人光顾他这个外江佬，迫于生计，他走了投军糊口的路。到了军队里他就时来运转了，他能写会画，有较高的文化，尤其因为对共产党怀有覆巢之恨，打共产党就有一股用不完的劲，作战非常勇敢，再加上那机变的为人，只十多年他就爬到上校团长的高位。抗战中期他又带着军职出任驻地的行政长官，当了江城县的县长，他读完郑达人的供词全文，站起来“啪”的一声把卷宗掷还给陈竣。问道：

“你准备怎么办？”

“警察中队已经出动，以七十四号为重点，全面封锁北门街，现在向县长请示下一步的行动方案。”

“封锁顶个屁用。立即抓起来。”

“是。”

“慢，这杨李二人是他们核心层中的人物，不可以大意，我从县保安团抽一个营归你指挥，布置稳妥才不会有失，懂吗！”

“是的。”

送走了张梅，桌子上的小闹钟已经指向凌晨一点。

在悄无声息的宁静之中，只有煤油灯的亮光在抗争着黎明前的夜暗。在藤椅里对坐着的杨李夫妇，心中都有一切事情已办妥了的踏实和放松的宁静感，这种气氛，使他俩得以静下心来对当前形势作从容的分析。李嘉禾说道：

“你为什么作这样的决定？如果把孩子交给陈大妈，你和我再加张梅，三支枪十枚手榴弹从几个方向突围，未必就不可取。”

“必须考虑双方的力量对比，陈峻的警察中队有一百五十人，县政府还有一个七百多人的保安团，突围出不去，固守守不住，打起来受损失的不仅是人口密集的城区老百姓，还要考虑为援救我们，谢叔指挥的两江大队就有可能来，如果是这样，那个损失就太大了，在敌已有备的情形下，二百多人的队伍要和装备齐全的一千人对垒，是不可能取胜的。”

杨青山慢条斯理一字一句地说着，他从妻子的不住点头中得到理解和宽慰，他接着说道：

“重庆谈的那个《双十协定》，随形势的发展很快就要化为一纸空文。老蒋坚持军事统一，早晚要打起来。根据两党协议，我党在广东的主力已撤往山东烟台，主力走后的形势对于留下来的同志只能是越来越险恶，留下来的一人一枪对于党，对于未来的胜利就比什么都重要，我们没有权利为自己浪费一枪一弹！上个月老罗传达特委根据中共中央《一九四六年工作方针》所制订的《本区年度工作纲要》的主要内容你还记得吧？”

“记得，是‘保存和发展壮大自己，分化和瓦解争取敌人，深入发动群众，扩大游击区，巩固根据地’。”

“对，这样我们决定以不变应万变，坐等陈峻到来就是可以理解的了，你说对吧。”

其实，杨青山讲的这些道理李嘉禾都是明白的，但是她心中升腾着不能平息的烈焰，这样的决定在感情上是太难以通过了。这些年来，在抗日抗伪抗顽争民族独立和阶级解放

的枪林弹雨里，作为一名女军事指挥员，她和战士们一起，纵横驰骋于南国的山山水水，女将军的威名飞扬在人民群众对共产党的敬仰之中，只因为怀了孩子才不得不离开部队，转到白区中来工作，如今却要像小羊一样等着敌人来牵走了，这叫什么事嘛？她突然失声的说道：

“坐以待捕，我不甘心？”

“你真的不同意吗？”

“呵，不，我失态了。”

一切又都归于沉寂，往事从沉寂中泛起：他们俩，是锣鼓花轿式的旧式伴侣，婚前互不认识，婚宴锁呐声才罢，华北大地就响起了芦沟桥的炮声。刹那间半个中国，硝烟滚滚哀鸿盈野，与此同时，为挽民族于危亡，又有无数的铁血男儿和巾帼志士振臂奋起！这新婚的一对也双双携手跃身于时代的洪波，紧接着又先后走上了伟大的争取阶级解放的道路。八年过去了，八年了，有两小无猜的恩爱，有艰辛无限的奋斗血泪，有胜利的欢愉，有挫折的悲怆，有完全只属于他们自己的金戈铁马的惊涛骇浪！

小女孩醒了，哇哇的哭，大概是尿了吧，李嘉禾从藤椅里站起来走过去给换了一块尿布就斜着身子躺下去喂奶。杨青山还纹丝不动的坐着，放松了的神经使他感到有一股浓重的倦意，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到桌子上，靠在藤椅里睡着了。

多么的遗憾！临到这样的时刻连并膝而坐，共同回过头去捡拾一下遗留于过去的温馨的机会都难以得到呵！

夜深了，雨停了，大雾弥天！

这座始建于汉代的古城，经历了一天的忙乱和喧闹，在

浓雾中沉寂了下来。几盏稀稀落落散落在城内各处的街灯，像一团团杏黄色的光团撒落在雾的长街中。夜虽然深而且静，还是可以卓卓约约的听到打着盲铃的盲人歌声和敲着云板，穿街走巷的小食担子的唱卖声：

“按摩啦……捶背哩！”

“糯米汤团……绿豆沙……滚热鸡粥！”

清晨，雾散了，浓云遮住太阳，潮润润的风轻轻地吹。

大街上都是保安团的士兵，居民们被堵在家里，临街的门窗一概不许打开。

可怖的冷清，死般寂静的小城。

早六点半，陈竣等一行人从警察局出来，直扑北门街七十四号而去。他们来到了杨家门前，门虚掩着，一个警察举手敲门，杨青山在屋里问道：

“谁呀？”

“我们是警察局的。”

“进来！”

两个警察把门推开，一闪身持枪窜进屋里，另两个警察跟进，最后才是陈竣带着赵黑虎和他的亲侄子走进来。这时，杨青山已经梳洗完毕结好领带，陈竣抬头一看，果然是他，是当年的杨家驹老师！还是老样子，文质彬彬的。

“你就是杨青山先生吧，我姓陈，是县警察局的。”

“是陈竣局长吧？”

“正是鄙人。”

“陈竣局长是潘州中学高中二年级的学生吗？”

“是的，那是民国三十一年事情，为了抗战，高中没有读完我就从军了。”

“我记得有这回事。”

“我也记得杨先生是当年高三丙的班主任和国文及英文教员，还兼着当地《民国日报》的总编辑，虽然我没有机会得到杨先生的面授，但如果认真说起来，杨先生也是我的老师呢！”

“可以这么说！”

杨青山笑了，他紧接着又说道：

“你们青年军，在苏联红军迫近德国本土时，在军中抽调一批骨干集中训练一个时期而后退役，你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来江城当警察局长的吧？”

“这些你都知道吗？”

陈竣很感意外，但杨青山没有正面回答他只笑了笑的又说道：

“你们的那位小蒋，可谓不无远虑啊！”

这居高临下的谈锋把陈竣窘住了，自家底细人家知道得这么清楚，简直是叫他反应不得，他显得有点慌乱。

“杨老师对学生的过去知之甚详呵”

“让别人了解是好事嘛，你请坐。”

陈竣顺从地坐到藤椅里，他完全没有料到见面时的谈话内容和方式会是这样的！一种在人前矮却三分的自卑使他心神恍惚，不过他很快就控制住了自己，目下的陈竣已不是当年的中学生了。离开学校以后，他有所阅历，有了完全属于他自己的对人生的看法和奋斗目标，变得颇为练达。他从站在身后的侄子手中接过公文包，从里面拿出一张名片和一张红色的请柬交给赵黑虎令其送给杨青山。

“肖县长委托我持他的名片和请柬前来，请杨先生和太太

过府一叙。”

“放到桌子上。”

杨青山没有接名片，赵黑虎只得把名片和请柬一起放在桌子上，杨青山说道：

“我们一定去。”

李嘉禾正在给小孩换尿布，换完就抱起来背对着他们给她喂奶。她把六岁的儿子杨苏叫到跟前，拍打着他的小肩背抚摸着他的小脑袋，小杨苏也趁势倚在妈妈的怀里，还伸出小手去逗弄正在吃奶的小妹妹。李嘉禾皱起眉头想了好一会才百般无奈的柔声地对他说：

“小苏，爸爸和妈妈要出去几天，得把你和妹妹留在家，你害怕吗？”

“我不害怕！”

“这就对了。好孩子是不会害怕的，你说对吧。不过在家里就要把家看好，把小妹妹看好，你说吧？！”

“是的，妈，你放心。”

“太好了，妈再考考你，你会给小妹妹换尿布吗？”

“会。”

“小苏真乖，不过你还得看看妈妈是怎么换的。”

她说着就把小女孩放回到床上，做起了换尿布的示范，边做边说：

“你看好呀，就这样，把干的换上去，不能重叠在一起，要摊平，然后塞到前面和后面的松紧带子里，你看，这就换好了，看明白了吗？你作一遍给妈妈看看好吗？”

“行。”

小杨苏撤下妈妈才换上的干尿布，学着妈妈的样子重新

换了上去，动作还算利索，李嘉禾心里暗暗高兴着，她又对杨苏说道：

“妹妹还很小，骨头没长好，小手小脚一定要放平放顺，你知道吗？”

“知道的。”

“来，妈再教你怎样给妹妹冲奶。”

李嘉禾拿出三瓶炼乳，两瓶没打开的她都给打开了。她拿来奶瓶和一个玻璃杯子对小苏说道：

“就用这只杯子，把奶倒到这块，然后加满水用一只筷子搅匀，你喝一小口看凉了没有，凉了就灌在奶瓶里拧紧奶嘴就可以给小妹妹喝了。”

小苏又做了一次冲奶的演习，除倒开水时洒了不少水以外都做得很好。李嘉禾看着觉得心里踏实了许多。她想到：只要这样坚持十天就可以，这个小生命是一定能够活得下来的了。信心增强的宽慰使她消除了后顾之忧，脸上展现了一点笑意。但是，无论如何她心里总有那么一点千丝万缕的牵记：把一个只有四个月的婴儿托付给一个六岁的孩子，这能行吗？

坐在椅子上的陈峻，两手握拳平支着下巴很仔细的观察着跟前发生的这一幕，他边看边点着头，就在这一瞬间一个更恶毒的计划在他心中成熟了。他在想：很好，要扩大战果，一定要看住小鸟捉老雀！他抬手看了一下表，杨青山看见了就问道：

“是不是要走了？”

“如果杨先生和太太都准备好了的话，那就走吧。”

“请便！”

李嘉禾回身抱起床上的小女孩使劲的亲，她把孩子放回